

新／西／方／经／典／故／事／读／本

(美) 玛丽·科德 (Mary Coole) 等著
朱文丽 等译



少年与

Tampering
With
Temptation

币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赵子宜 特邀编辑：张惠恩 贺 真
封面设计：九箴广告

数百年来，这些敬虔的故事书让西方无数的青少年受滋养于一个伟大的信仰传统，也是许多虔诚家庭的必读书。正如原出版者美国恩典与真理出版社宣称的，要藉着这一套书，“将过去时代的伟大作品带给现今时代的每一个家庭”。

ISBN 978-7-5461-2212-0



9 787546 122120 >

定价：28.00元

少年与银币

Tampering
With
Temptation

(美) 玛丽·科德 (Mary Code) 等著

朱文丽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与银币 / (美) 玛丽·科德等著 ; 朱文丽等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9

(西方经典励志故事读本)

ISBN 978-7-5461-2212-0

I. ①少… II. ①玛… ②朱… III. ①儿童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9267 号

少年与银币

(美)玛丽·科德 等著 朱文丽 等译

出版人: 左克诚	图书策划: 因信磐石
责任编辑: 赵子宜	装帧设计: 九箴广告
责任印制: 李 磊	插图: 郭丁华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发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5523381 6551362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1232262
开本: 660×965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97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1-2212-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小戴西 / 001

- 第一章 卖花的小女孩 / 001
- 第二章 一束雏菊 / 007
- 第三章 戴西换新家 / 012
- 第四章 戴西的小姐妹们 / 015
- 第五章 戴西的学习 / 019
- 第六章 戴西成了小老师 / 022
- 第七章 关于褻渎的一课 / 027
- 第八章 戴西的姓氏 / 035
- 第九章 失而复得 / 038

小小药童 / 043

- 第一章 乔治工作了 / 043
- 第二章 试探来临 / 050
- 第三章 妒火中烧 / 055
- 第四章 比阿特里斯小姐 / 061
- 第五章 礼 物 / 068
- 第六章 麦科的新家 / 072

良田莠祸 / 077

- 第一章 一封信 / 077
- 第二章 又两封信 / 080
- 第三章 了解他 / 084
- 第四章 更了解他 / 087
- 第五章 要命的缺点暴露了 / 090

第六章	苜蓿田	/	096
第七章	再访苜蓿田	/	100
第八章	上了一课	/	102
第九章	认罪	/	110
第十章	鸽子	/	115
第十一章	好种子发芽了	/	118

漂泊孤女 / 125

第一章	法勒小村	/	125
第二章	上路	/	134
第三章	小梅城里的家	/	140
第四章	喜乐的真谛	/	146
第五章	艾伦的故事	/	155

谁是懦夫？ / 167

第一章	挑战	/	167
第二章	堕落	/	172

少年与银币 / 178

小车夫汤姆·怀特 / 193

听老人言 / 198

敬虔是一笔财富 / 207

店铺里的小学徒 / 207

我的上司 / 215

两次旅行 / 222

才能 / 232

遗产 / 240

雷彻弗尔德的往事 / 247

小戴西

佚名 著 郑丽红 译

第一章 卖花的小女孩

这就是我们的戴西，多么白净、漂亮的一朵小花！她的纯净、甜美就像她所屈身俯看的花儿，她正站在她的花篮旁。在这炎热的夏日午后，戴西和她花儿成了这满是尘土、燥热和骚动的街道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条街通向一座大型火车站，往来的搬运工、车夫和游客大声叫喊着、咒骂着。乘客们慌慌张张去赶隔几分钟一趟的火车。载着妇女和孩子的马车来回奔跑。顺着街道往下，传来阵阵嘈杂声和碰撞声，搬运工正将货物和行李从快递马车上卸下来。戴西就站在这混乱之中，面朝女士入口处的大门。

过往的行人不知道她是“戴西”（小雏菊），也不知道她所捧的可爱的花儿与她同名。时不时有路人停下来买一束五分或十分钱的花，并且多数人在购买花束的时候都会对这小女孩说几句友好的话。戴西的外表和举止中蕴涵着对亲切和同情的渴求。

这个小女孩看起来与车站格格不入，尽管她衣装朴素，却显得优雅讲究。她的一言一行像个小淑女，似乎习惯于另一种生活。所有注意到她的人以及停下来买花的人都又匆匆走开了。时间的紧迫使他们的注意力只能短暂的停留在这孩子身上，而且仅仅限于好奇和怜悯。

一位女士领着一个小姑娘沿街走过来。小姑娘拉着妈妈的手蹦蹦跳跳地走着，她愉快地闹着笑着，像只小花猫。她和妈妈在城里度过了兴奋的一天，现在带着一肚子要与人分享的话和一大堆漂亮的東西返回乡下的家。



“噢，看啊，妈妈！”看见戴西时她叫了起来，“快看那个小女孩卖的花多漂亮，她和劳拉·斯万一样大。她多可爱啊，从她那儿买一些花吧，妈妈？”

“家里你已经有很多花了，亲爱的莉莉，而且我们现在拿的东西太多了。”妈妈答道。

“可是妈妈，那些小花占不了什么空间。为了那个小女孩咱们就买一些吧，她的眼神多忧郁啊。”莉莉说。

在女儿的恳求下，沃德太太向卖花女孩走来并询问价钱。

“多美的雏菊啊，可以买给我吗，妈妈？”莉莉问。

这时戴西向后退了两步，用一只手护住另一只手所捧的雏菊，似乎生怕别人把它抢去了。

“妈妈，我叫爸爸来帮我拿。”莉莉说。

“嘿！嘿！”后面传来了愉快的说话声。“你认为爸爸最好变成一个搬运工专给你扛东西是吗？我想知道有多少束花在这里等着我把它们安置到车里。”莉莉回过头看见了爸爸，他已经追上了妻子和女儿。

“噢，好多好多呢！”莉莉看见他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们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为您明天的生日也准备了，爸爸，但现在得保密，妈妈还要在上面写字。明早我会趁你下楼之前把它放在你的桌子上，你先不问它是什么，好吗？”

“好吧，不问。”沃德先生说，“但是你得快点买花，否则我们一会儿上车就挑不到好位置了，你喜欢这些雏菊是，吗？多少钱，我的孩子？”

戴西又往后退了退。“这些雏菊我不能卖，先生，”她说，“至少现在不行，否则……”

“哦，留给某个钟爱的顾客，对吗？好了，莉莉，你不能买它们，那就挑一些其他的好了。如果我们实在没法拿就只好挂在脖子上了，”沃德先生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小姑娘，亲爱的。”他转过头对妻子说。

看着小花主甜美而忧伤的脸，这位太太问道：“我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他们叫我玛格丽特……”孩子的语气和表情有些犹豫，小脸已经变得绯红。

沃德先生给莉莉所挑的花付过钱后，就催促她们赶紧走。离开后他对妻子说：“怎么样，亲爱的，关于那个孩子我说得一点没错吧？”

“的确是，”沃德太太回过头去看了看那站在花篮旁的瘦小身影。



“我觉得她很有趣，在这样的处境中却有优雅的言行举止，挺不可思议的，真希望有机会能和她多聊聊。”

卖花的小女孩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注视着顽皮的莉莉，不由疲惫地叹了口气。

“其他的小女孩都有爸爸妈妈，”她轻声自语着，“可我没有，为什么上帝把他们带走却把我独自丢下呢，他不知道我有多么孤单吗？而且我独自一人也不能为他做什么，除了帮助贝蒂和杰克。或许只有上帝知道吧，可能他想让我耐心等待，直到他准备好来接我。”

她略带忧伤的双眼又快活起来。看见莉莉一家消失在车站的大门里，她便开始寻觅新的客户。

“他来了。”她说，目光落在了一位沿街走来的高个儿、宽肩的男士身上。他全身上下、一举一动都透出军人的气质。从他高昂、威严的头，直至坚实脚底发出的清晰脚步声，无疑显示出他在军队里受过严格的训练。

“下午好，小淑女，”他用亲切的笑容回应她迎接的目光，“准备好我妻子的花了吗？”

她从花篮的一角取出稍大的一束精心挑选的花儿，捧到他面前。

“谢谢你，先生，”她接过钱，小脸红红的，又说道，“把它送到您夫人那里会不会很麻烦？”

“麻烦？不会！多少钱？”他说着又把手伸进了口袋。

“噢，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代您把这些花送给您夫人，因为您对我太好了，还有，因为……因为您让我想起了……想起了一个人。”

“好吧，我怎能拒绝那么可爱的礼物呢？”先生说，“我让你想起了谁？”

“我的爸爸，先生，您看起来真像他。”

“哦。”他说，对于自己像这个瘦小、可怜的女儿的父亲的想法，他并不太高兴。

“这些是雏菊，对吧？我妻子会很喜欢的。”

“将军，你打算错过这趟火车吗？”一位熟人从他身旁走过时说道。

“不，当然不会。”他回答，“我代夫人谢谢你了，我的孩子。”

正转身走时，他的脚踩到了一块橘子皮，不知是哪个大意的人丢在路上的，眼看他就要滑倒时，戴西抓住了他的手。尽管她的搀扶是那么微弱和无力，却使他站稳了。



她从花篮的一角取出稍大的一束精心挑选的花儿，捧到他面前。



这位友善、宽厚的军人同时也是个急性子，一声惊叫脱口而出。

“啊，我的好天使，幸好你扶了我一把。”他一气说完，用的是一种别样的语调和神态。

他的好天使！的确是！是出乎他意料的美好的小天使。那双小手从这时起将把他从刚才所犯的罪恶中解救出来。

几年前，福斯特·福兰克将军绝不会容许这样的词从自己嘴里脱口而出，连谨慎得说出某个圣人或圣物的名字都不会。可是战争的奔波和刺激使他像很多其他勇士一样，纵容自己染上了坏毛病，有时会犯下妄称上帝之名的罪。特别在男士面前，当急性子占了上风时他会在言语上不够谨慎，然而在女士和孩子面前，他从不或者说极少说出这样的话。

“怎么了？我伤到你了吗？”看见她惊愕、不安的表情，他诧异地问道。

“没有先生，没有！”她回答，连呼吸都不均匀了，“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我很难过。”她说，痛苦得用小手捂住脸哭了起来。

“难过什么？”他追问。

她没有回答而是向后退缩了一点。

“难过什么？”他重复问道，似乎已经打定主意要问个清楚。他那迫切的语气令她不得不顺从而立刻做出回答，不管她是否情愿。

“为您刚才所说的那些话难过，先生。”她啜泣着。

“那些话？什么话？”其实刚说完他就知道了答案，因为他已经想起了说过的话。在这个瘦弱、矮小的卖花女孩面前他受到了责备。他从心底感到懊悔，然而仅仅是因为他把这孩子弄哭了，而不是因为亵渎了圣洁上帝的名。

他有些困惑，便急忙说道：“你是说你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吗？可就在你所站的地方，一天到晚都有粗鲁的男人和男孩子们过来过去啊。”

“噢，没错，先生，”她伤心地说，“我的确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我试着摆脱，可做不到。每回听到我都很难过，但我想那些穷苦的男人和小孩没有读过书，也许不知道上帝在他的戒律里对我们说的话。我以为绅士是不会这么说的，而且我特别喜欢您。”

那么现在他对他的喜爱减少了吗？像他这样一位富有的绅士，绝不愿意失去这个孩子的尊敬。他感到羞愧和抱歉，他意识到是她的天真、纯朴使她说出这样的话，绝不是粗鲁无礼。



这位心地善良的将军立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你是对的，玛格丽特，”他说，“绅士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在女士和孩子面前。我刚才一时大意表现失礼了。”

她放下了捂着脸的小手，抬头望着他。虽不言语，可那清澈、真诚的双眼中依然写着疑惑。显然，她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

“好啦，”他笑着对她说，“还有什么问题吗，都说出来吧。”

“我在想，这有什么区别呢，先生？”

“关于什么的区别？”

“是否被女士和孩子听见，先生，”她有些胆怯地回答，“上帝一直在听着，不是吗？对上帝来说，被什么人听见并没有区别。”

她一边说着一边仰起脸看着头顶的蓝天，那神情和话语使他突然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和临近。之前，他虽然知道全能上帝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倾听自己的话语，可是从未有像现在这样深刻、真切的感受。这轻柔、羞怯的责备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小孩子的预料。此时，将军感到无比羞愧，他承认自己只想到了尊重女士和孩子，却没有意识到更应该尊重自己的创造者。但他不知该如何回答她。

“您就要错过车了，将军！”又一个朋友匆匆路过时向他喊道。警告的汽笛声使他意识到已经没有时间可耽误了。

“明天我来看你。再见吧，我的孩子，上帝祝福你！”他匆忙地说。

他飞奔着赶了过去，还好很及时，刚一踏进去，火车就开动了。那火车发动时强烈的震动使他又一次失去了平衡，他紧紧抓住扶手以防摔倒，慌忙之中，不适当的话语又冲到了嘴边。

然而这回，那些话没有说出口，他控制住了自己，甚至掠过的夏风都无法听见半句，只有天使听见了他诚心的祈祷：“上帝保守我以后再也不说这样的话。”

那天下午，坐在他旁边的人都认定他是个极其沉默寡言、不善社交的人。他一言不发，长时间埋头于报纸之中。如果旁边有人凑近些看，就会发现他的眼睛并没有盯着报纸，而是注视着那一小束放在膝上的雏菊。透过那精致优雅、粉白相间的花朵，他立下一个誓言，一个记录在天上、谨守在地上的誓言。



第二章 一束雏菊

“想什么呢，福兰克？”福斯特太太问，她看见丈夫倚靠窗框站着，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漂亮的花园。

“我在想我的一个坏毛病。”他答道。

“你没有坏毛病，至少没有我不能忍受的。”她打趣地说。

“问题不在这里，亲爱的格特鲁德，”他严肃地转过身，“在于我的创造者是否能忍受。我想他不能。上帝说过，不可妄称他的名。”

福斯特太太脸红了，低下头去，看着熟睡在她腿上的婴孩。

“你没有注意到吗？”短暂的沉默后，她的丈夫说，“我以前总犯这样的罪。”

“我知道，福兰克。时不时的，在你和你的狗说话时，或你对人有点不耐烦时，我会听到。你并不想让我听见这样的话，我注意到你从不当着我的面说。”

“是的，”他有些伤心地说，“我从不当妻子的面说不适宜她听的话，但是我忘记了我侮辱冒犯了更圣洁的耳朵。今天我才意识到，格特鲁德，我对全能上帝的尊重和敬畏还不及对自己身边的人。让我来告诉你，我从给你送花的那个单纯的女孩那里学到的教训吧。”

他坐在她身旁，向她娓娓讲述路边的卖花小女孩怎样给他上了一课。他们谈论着这个姑娘以及她那与身份相去甚远的优雅、淑女般的言行举止。他们不知道她其实也叫戴西，她送的花儿与她同名。谈论中，福斯特太太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其中既有兴奋之情，也有对小女孩的满满祝福。

她从花茎上摘下一朵花，然后拨开婴儿的小手，把花放进去。小家伙在睡梦中用小手紧紧地抓着花儿。

“虽然她的名字叫格特鲁德，但咱们以后叫她戴西·福兰克吧，”年轻的母亲说，“她可爱的名字会提醒我们今天学到的一课。”

“你认为我会忘记吗？”她的丈夫微笑着说，“我确信不会，我的刘老师已经清楚指明了妄称上帝的名是多么粗鲁和罪恶，如果我忘记这一



课，就真的是没有记性了。她认为绅士更应清楚这一点。”

“亲爱的，”他的妻子说，“你曾说过要打听这个孩子，然后看我们是否能帮助她。”

“是啊，我说过，”他回答，“我早该去问了，但每天都让工作和玩乐抢了先。我留下足够的时间赶火车，却没有留一点在这可怜的小家伙身上。我跟她说了几句友好的话，她就显得特别感激。你一定觉得关于这个孩子我说的有些夸张了，我知道，格特鲁德，但我能确信她并没有一直和她周围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不是唯一发现她优雅气质的顾客。沃德和其他人也注意到她的言谈举止和她这个阶层的孩子不一样。然而，就像我一样，他们也没有把关照她当做重要的事放在心上。明天我一定提早赶到车站和她聊一聊。我想她是那个在街角开水果铺的女人的孩子，不知她能否把她养大并送她去学校读书。”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卖花姑娘比平时提早一个小时见到了“她的绅士”，她向他问好，渴望的小脸上带着一些疑惑和担心。她担心昨天自己直白的话语冒犯了她的朋友。

其实小女孩并不想说得那么直接，是这位先生的穷追不舍迫使她说出的。现在她很怕他就此认为她粗鲁、不懂尊重别人。

她的顾虑是多余的。他的眼神和语气比先前更友好了。他走上前来，轻轻摸摸她的脑袋。“好吗，我的小淑女！”将军说，“今天过得怎样啊？我的妻子叫我好好谢谢你送的雏菊。”

年幼的小脸顿时明亮起来：“她喜欢那些花吗，先生？”

“非常喜欢，我们家里有个小家伙，接到你漂亮的花以后我的妻子就打算叫她戴西了。”

“是您的女儿吗，先生？”

“是的，她是个小小雏菊，却是极珍贵的一朵，”他答道，他用温柔、明亮的双眼注视着这个脸颊已绯红的女孩，接着说，“你也是小雏菊。”

她捧的花儿忽然不经意地掉在了地上。只见她双手紧握，瞪大眼睛，急切地问道：“您是怎么知道的，先生，怎么知道的？”

“知道什么，我的孩子？你有什么不明白吗？”

“您怎么知道我叫戴西？”她很激动，呼吸急促。

“我并不知道，”他惊异地说，“你叫戴西？我还以为你叫玛格丽特呢。”

“贝蒂和杰克叫我玛格丽特，先生。戴西才是我的名字，爸爸妈妈



这样叫我。”她回答，情绪已经有些恢复了。

“你的爸爸妈妈在哪儿？”他问，“我还以为那个在街角开水果铺的女人是你妈妈呢。”

“噢，不是的，先生！”她说，“她是贝蒂，她待我很好，但不是我妈妈。妈妈是个淑女。”她带着单纯的、孩子气的高贵补充道，以表明自己是个淑女。

“你的爸爸妈妈在哪儿？”带着对这孩子新的好奇，他又一次问道。

“妈妈被淹死了，先生，爸爸也找不到了。”她伤心地回答。

“跟我到车站来，”福斯特将军说，“我想和你聊一聊。”

她十分顺从，拾起地上的花篮跟着他走进了候车室。当他让她坐在自己身旁并讲述她悲伤、简单的故事时，很多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们。她讲述着很早以前，她和爸爸、妈妈、小弟弟还有保姆一起在他们温馨的家中生活的时光。至于具体在哪儿，她也不知道。与她目前和贝蒂、杰克一同生活的这个喧闹的大城市相比，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她与妈妈和小弟弟乘坐一艘大船离开家。她也记不清当时打算去哪里。贝蒂当时也在船上，妈妈对她很好。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来了，四处是混乱和惊慌。接下来，她似乎睡了很久很久。其余的她都记不得了，直到她发现同贝蒂和杰克一起生活在他们贫穷的家里。

在她生病、虚弱的几个月中，他们悉心看护、照顾她。现在她越来越健康、强壮，于是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他们。当贝蒂去照看她的水果铺时， she 会把两个小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到了下午，她就去街头卖花，那是杰克在他的小花园里种好，再由她扎成束的。最后，她讲述了第一次看见福斯特将军时，发现他竟“如此像爸爸”。小女孩述说着当他停下来买花并亲切地和她说话时，她感到多么的幸福。

带着单纯、率直的悲伤，小女孩诉说着她的故事，字字句句都在敲击听者的心。将军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这孩子不记得她自己 and 父母的名字，只记得在家时他们叫她戴西。她再也没听过这熟悉的称呼，直到今天她以为这位陌生人这么称呼她。贝蒂和杰克总叫她玛格丽特。她深爱雏菊，因为它们的名字和她自己的一样。她将自己用爱心栽培、看护的小花送给“她的绅士”，以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因为他是那么友好，“那么像她的爸爸”。

从孩子这里了解到所能了解的一切后，这位先生又去找街角卖水果的那个女人。

“这么说，”他说道，“被你叫做玛格丽特的小女孩并不是你的



女儿?”

“的确不是，先生，”贝蒂答道，“我自己没有女儿。杰克也不是我亲生的，而是我死去的姐姐的孩子。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生养出像她这样的小淑女，除非她天生如此。”

“你能给我说说事情是怎样的吗?”

贝蒂用和孩子一样质朴、明了的语言讲述了这个故事。她的丈夫是一艘轮船上的服务员，这艘轮船在新奥尔良和纽约之间往返。大约三年前，她被允许和丈夫一起出海，当时她身患疾病，医生嘱咐要换一换空气，可航行反而使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贝蒂断言，要不是玛格丽特的母亲，她早在返航途中就一命呜呼了。贝蒂记得那位女士名叫萨希芙特，但玛格丽特说不对。当时那位女士带着一个生病的小姑娘、一个婴儿和一个法国保姆前往纽约，但她的家既不在纽约，也不在新奥尔良，至少事后孩子是这么说的。

她对暴风雨的描述和小女孩说的是一样的。然而，小家伙回忆不起来的部分，贝蒂依然历历在目，就是那恐怖的一天。

当船开始下沉时，甲板上所有的人都设法逃脱，四处是混乱和恐慌。贝蒂坐上了一条救生船，法国保姆怀抱着小女孩坐在她旁边，那位女士抱着婴儿正要跟上来时，桅杆倒了下来，正击中法国保姆的头部，她当时就丧了命，那桅杆也将小船上三个水手中的一个打翻到海里。与此同时，救生船脱离了大船，在恶浪中漂流。救生船上剩下的两个水手拼命试图接近大船，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大浪将小船越冲越远，不久大船就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他们漂流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一艘渔船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带回了纽约。

恐惧、危险和其他的磨难似乎治好了贝蒂，却超出了可怜的小女孩所能承受的。她一连几个月卧病在床，虚弱得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她似乎丧失了所有的记忆和知觉。最后她还是渐渐康复，越来越强壮，她的理智和记忆又回来了。然而，她还是说不出父母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玛格丽特·萨希芙特。”贝蒂坚持这么说。那法国保姆曾叫她“马姆塞尔·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是法国女士的名字，在英语里就是“戴西”，将军对此十分了解。然而，对于姓氏他就无从知晓了。

“贝蒂，你没有去找过她的家人吗?”他问。

“我的确找过，先生，”她答道，“我甚至在报纸上刊登了她的信息，可一无所获。我写信到新奥尔良给船商，可他们连回信都懒得写。



先生，你知道在报纸上刊登信息得花不少钱，我无法再继续寻找了。你也看见了，我的丈夫自从那次出海，随同其他的人，直到现在都音信全无。我不得不用光了他存在银行里的那点钱，直到这孩子好转，我才能抽身赚些钱。”

“你真是好心人，照顾她可是个不小的负担。”福斯特将军说。

“先生，您说负担吗？她才不是负担呢，这个讨人喜欢的小羊羔，即使丧失知觉的时候也不是负担。我的邻居常常问我为什么不把她送进孤儿院，可她的母亲曾帮助我死里逃生，我怎能作做出那种事呢？毫无疑问，要不是她的母亲，我早就病死在船上然后被他们丢进大海了。我怎能在这以后丢弃她的孩子？现在这孩子不也在为我们的生活赚些钱来作为回报吗？她和杰克照料这个小花园，一到下午她就去卖花。谁能忍心拒绝这样一个礼貌又懂事的孩子？她的的确确是个淑女，就像她的妈妈一样。”

她从水果摊探出头来，沿街望去，欣慰地看着她的小朋友。

“噢，她是个极其可贵的孩子，”她继续说道，“很让人感到稀奇，在和她生活的日子里，我和杰克变化很大。你看，先生，我原先常说些不合适的话，并不是有意要诅咒什么，仅仅是一种说话方式而已。自从玛格丽特开始好转和康复，你会觉得再说出哪怕一句这样的话，她就要彻底崩溃。看到这样如此伤害她，我就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语。杰克也一样，喜欢咒骂他那些捣蛋的穷伙伴。他无人管教，怎能知道学好呢？刚开始我们注意自己的言语是为了不伤害这孩子，可慢慢地，她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真正冒犯的是神圣的上帝。我知道她受的教育比我好，就听从她的了。现在，先生，那些我原先从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并且张口就来的话，已经再也不说了。对于在天上的父，这是多么美好的转变，毫无疑问也更得他的喜悦了。杰克几乎和我一样，虽然不时还会冒出一两句。所以你看，先生，她不是负担，她其实是一道亮光，慰藉了我们这个小家。”

贝蒂很高兴找到了一位“像他这样的绅士”做听众，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她如此专心于她的故事，几乎忘了水果摊上的生意。她不止一次找错了钱，把夸脱当成品脱作为^①，把橘子当成苹果，甚至激怒了一些不耐烦的顾客。一个淘气的男孩子发现她的注意力在别处，拿着未付钱的爆米花就跑掉了。

^① 夸脱（quart）和品脱（pint）都是容量单位，主要在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在英国，1夸脱=2品脱=1.136升。